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九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陁羅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㮈國鹿野
苑中尒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波
羅㮈城乞食時有異比丘著衣持鉢
入城乞食於其路邊住一樹下起不
善覺以依惡貪尒時世尊見彼比丘
住一樹下以生不善覺依惡貪嗜而
告之曰比丘比丘莫種苦種而發熏
生臭汁漏流出若比丘種苦種子自
發生臭汁漏流出者欲令蛆蠅不競
集者無有是處時彼比丘作是念世
尊知我心之惡念即生恐怖身毛皆
竪尒時世尊入城乞食畢還精舍舉
衣鉢洗足已入室坐禪晡時從禪覺
至於僧中於衆前敷座而坐告諸比
丘我今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
一比丘住於樹下以生不善覺依惡
貪嗜我時見已即告之言比丘比丘
莫種苦種發熏生臭惡汁流出若有
比丘種苦種子發熏生臭惡汁流出
蛆蠅不集無有是處時彼比丘即思

念佛已知我心之所念慚愧恐怖心
驚毛竪隨路而去時有異比丘從坐
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世尊
云何苦種云何生臭云何汁流云何
蛆蠅佛告比丘忿怒煩怨名曰苦種
五欲功德名為生臭於六觸入處不
攝律儀是名汁流謂觸入處不攝已
貪憂諸惡不善心覺生是名蛆蠅尒
時世尊即說偈言
耳目不防護　貪欲從是生　是名為苦種
生臭汁潛流　諸覺觀氣味　依於惡貪嗜
聚落及空處　若於晝若夜　遠離修梵行
究竟於苦邊　若內心寂靜　決定諦明了
卧覺常安樂　諸惡蛆蠅滅　正士所習近
善說賢聖路　了知八正道　不還更受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
舍衛城乞食食畢還精舍洗足已入
安陁林坐禪時有異比丘亦復晨朝
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畢還精
舍洗足已入安陁林坐一樹下入晝

正受是比丘入晝正受時有惡不善
覺起依貪嗜心時有天神依安陁林
住止者作是念此比丘不善不類於
安陁林坐禪而起不善覺心依惡貪
我當往呵責作是念已往語比丘言
比丘比丘作瘡疣耶比丘荅言當治
令愈天神語比丘瘡如鐵鏁云何可
復比丘荅言正念正智足能令復天
神白言善哉善哉此是真賢治瘡如
是治瘡究竟能愈無有發時尒時世
尊晡時從禪覺還祇樹給孤獨園入
僧中於大衆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
我今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
乞食還至安陁林坐禪入晝正受有
一比丘亦乞食還至安陁林坐一樹
下入晝正受而彼比丘起不善覺心
依惡貪有天神依安陁林住語比丘
言比丘比丘作瘡疣耶如上廣說乃
至如是比丘善哉善哉此治衆賢尒
時世尊即說偈言

士夫作瘡疣　自生於苦患　願求世間欲
心依於惡貪　以生瘡疣故　蛆蠅競来集
愛欲爲瘡疣　蛆蠅諸惡覺　及諸貪嗜心

皆悉從意生　鑽鑿士夫心　以求華名利
欲火轉熾然　妄想不善覺　身心日夜羸
遠離寂靜道　若內心寂靜　決定智明了
無有斯瘡疣　見佛安隱路　正士所遊跡
賢聖善宣說　明智所知道　不復受諸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毗舍離國獼猴
池側重閣講堂時有衆多比丘晨朝
著衣持鉢入毗舍離乞食時有年少
比丘出家未久不閑法律當乞食時
不知先後次第餘比丘見已而告之
言汝是年少出家未久未知法律莫
越莫重前後失次而行乞食長夜當
得不饒益苦年少比丘言諸上座亦
復越次不隨前後非獨我也如是再
三不能令止衆多比丘乞食已還精
舍舉衣鉢洗足已詣佛所稽首礼足
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晨朝著
衣持鉢入毗舍離乞食有一年少比
丘於此法律出家未久行乞食時不
以次第前後復重諸比丘等再三諫
不受而作是言諸上座亦不次第何

故呵我我等諸比丘三呵不受故来
白世尊唯願世尊為除非法哀愍故
佛告諸比丘如空澤中有大湖水有
大龍為而居其中拔諸藕根洗去泥
土然後食之食已身體肥悅多力多
樂以是因縁常喜樂住有異種族為
形體羸小劣彼龍為拔其藕根洗不
能淨合泥土食食之不消體不肥悅
轉轉羸弱縁斯致死或同死苦如是
宿德比丘學道日久不樂嬉戲久修
梵行大師所歎諸餘明智修梵行者
亦復加歎是等比丘依止城邑聚落
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善護身口
善攝諸根專心繫念能令彼人不信
者信信者不異若得財利衣被飲食
床卧湯藥不染不著不貪不嗜不迷
不逐見其過患見其出離然復食之
食已身心悅澤得色得力以是因縁
常得安樂彼年少比丘出家未久未
閑法律依諸長老依止聚落著衣持
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不
專繫念不能令彼不信者信信者不
變若得財利衣被飲食卧具湯藥染

善貪遂不見過患不見出離以嗜欲
心食不能令身悅澤安隱快樂緣斯
食故轉向於死或同死苦所言死者
謂捨戒還俗失正法正律同死苦者
謂犯正法律不識罪相不知除罪尒
時世尊即說偈言

龍爲拔藕根　水洗而食之　異族爲効彼
合泥而取食　因雜泥食故　羸病遂至死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寒林中
丘塚間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壽命甚
促轉就後世應勤習善法修諸梵行
無有生而不死者而世間人不勤方
便專修善法修賢修義時魔波旬作
是念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寒林中丘
塚間爲諸聲聞如是說法人命甚促
乃至不修賢修義我今當往爲作嬈
乱時魔波旬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
說偈言

常逼迫衆生　得人間長壽　迷醉放逸心
亦不向死處

尒時世尊作是念此是惡魔來作惱

乱即說偈言
常逼迫衆生 受生極短壽 當勤脩精進
猶如救頭然 勿得須臾懈 令死魔忽至
知汝是惡魔 速於此滅去
天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巳知我
心慙愧憂慼即没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寒林中
丘塚間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一切行
無常一切行不恒不安非穌息變易
之法乃至當止一切有為行猒離不
樂解脫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
曇住王舍城寒林中為諸聲聞說如
是法一切行無常不恒非穌息變易
之法乃至當止一切有為猒離不樂
解脫我當往彼為作嬈乱即化作年
少往詣佛所住於佛前而說偈言
壽命日夜流 無有窮盡時 壽命當来去
猶如車輪轉
尒時世尊作是念此是惡魔欲作嬈
乱即說偈言
日夜常遷流 壽亦隨損減 人命漸消亡
猶如小河水 我知汝惡魔 便自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巳知我

心慙愧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
竹園尒時世尊夜起經行至於後夜
洗足入室斂身正坐專心繫念時魔
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於王舍城
迦蘭陁竹園夜起經行於後夜時洗
足入室正身端坐繫念禪思我今當
往為作嬈乱即化作年少住於佛前
而說偈言
我心於空中　執長繩羂下　政欲縛沙門
不令汝得脫
尒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
乱即說偈言
我說於世間　五欲意第六　於彼永已離
一切苦已斷　我已離彼欲　心意識亦滅
波旬我知汝　速於此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已知我心慙
愧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
竹園尒時世尊夜起經行至後夜時
洗足入室右脅臥息繫念明相正念
正智作起覺想時魔波旬作是念今
沙門瞿曇住王舍城迦蘭陁竹園乃

阜

至作起覺想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
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說偈言
何眠何故眠 已滅何復眠 空舍何以眠
得出復何眠
尒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
乱即說偈言
愛網故染著 無愛誰持去 一切有餘盡
唯佛得安眠 汝惡魔波旬 於此何所說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
心慙愧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
山中尒時世尊於夜闇時天小微雨
電光睒現出房經行時魔波旬作是
念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耆闍崛山
中夜闇微雨電光時現出房經行我
今當往為作留難執大團石兩手調
捭到於佛前碎成微塵尒時世尊作
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乱即說偈言
若耆闍崛山 於我前令碎 於佛等解脫
不能動一毛 假令四海內 一切諸山地
放逸之親族 令其碎成塵 亦不能傾動
如来一毛髮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

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尒時世尊夜起經行至後夜時洗足入房正身端坐繫念在前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夜起經行後夜入房正身端坐繫念在前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大龍遶佛身七匝舉頭臨佛頂上身如大船頭如大帆眼如銅鑪舌如曳電出息入息若雷雹聲尒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猶如空舍宅　牟尼心虛寂　於中而旋轉
佛身亦如是　無量凶惡龍　蚊虻蠅蚤等
普集食其身　不能動毛髮　破裂於虛空
傾覆於大地　一切衆生類　悉來作恐怖
刀矛鎗利箭　悉來害佛身　如是諸暴害
不能傷一毛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毗婆羅山七葉樹林石室中尒時世尊夜起露地或坐或經行至後夜時洗足入

室安身卧息右脅著地足足相累繫
念明相正念正智作起覺想時魔波
旬作是念沙門瞿曇住王舍城毗婆
羅山七葉樹林石室中夜起露地若
坐若行至後夜時洗足入室而坐右
脅卧息足足相累繫念明相正念正
智作起覺想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化
作年少住佛前而說偈言
為因我故眠　為是後邊故　多有錢財寶
何故守空閑　獨一無等侶　而著於睡眠
尒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
乱即說偈言
不因汝故眠　非為最後邊　亦無多錢財
唯集無憂寶　哀愍世間故　右脅而卧息
覺亦不疑惑　眠亦不恐怖　若晝若復夜
無增亦無損　為哀衆生眠　故無有損減
正復以百槍　貫身常搖動　猶得安隱眠
已離內槍故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
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毗婆羅
山七葉樹林石室中時有尊者瞿低
迦住王舍城仙人山側黑石室中獨

一思惟不放逸行修自饒益時受意
解脫身作證數數退轉一二三四五
六反退還復得時受意解脫身作證
尋復退轉彼尊者瞿低迦作是念我
獨一靜處思惟不放逸行精勤修習
以自饒益時受意解脫身作證而復
數數退轉乃至六反猶復退轉我今
當以刀自煞莫令第七退轉時魔波
旬作是念沙門瞿曇住王舍城毗婆
羅山側七葉樹林石窟中有弟子瞿
低迦住王舍城仙人山側黑石室中
獨一靜處專精思惟得時受意解脫
身作證六反退轉而復還得彼作是
念我已六反退而復還得莫令我第
七退轉我寧以刀自煞莫令第七退
轉若彼比丘以刀自煞者莫令自煞
出我境界去我今當往告彼大師尒
時波旬執琉璃柄琵琶詣世尊所鼓
絃說偈

大智大方便　自在大神力　得熾然弟子
而今欲取死　大牟尼當制　勿令其自煞
何聞佛世尊　正法律聲聞　學其所不得
而取於命終

時魔說此偈已世尊說偈荅言
波旬放逸種　以自事故來　堅固具足士
常住妙禪定　晝夜勤精進　不顧於性命
見三有可畏　斷除彼愛欲　已摧伏魔軍
瞿低般涅槃　波旬心憂惱　琵琶落於地
內懷憂慼已　即沒而不現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來共至
仙人山側黑石室所觀瞿低迦比丘
以刀自殺尒時世尊與衆多比丘往
至仙人山側黑石室中見瞿低迦比
丘殺身在地告諸比丘汝等見此瞿
低迦比丘殺身在地不諸比丘白佛
唯然已見世尊佛告比丘汝等見瞿
低迦比丘周匝遶身黑闇烟起充滿
四方不比丘白佛已見世尊佛告比
丘此是惡魔波旬於瞿低迦善男子
身側周匝求其識神然比丘瞿低迦以
不住心執刀自殺尒時世尊為瞿低
迦比丘受第一記尒時波旬而說偈言
上下及諸方　遍求彼識神　都不見其處
瞿低何所之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如是堅固士　一切無所求　拔恩愛根本

瞿低般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欝鞞羅聚落尼
連禪河側於菩提樹下成佛未久時
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欝鞞
羅聚落尼連禪河側於菩提樹下成
佛未久我當往彼為作留難即化作
年少往住佛前而說偈言

獨入一空處　禪思靜思惟　已捨國財寶
於此復何求　若求聚落利　何不習近人
既不習近人　終竟何所得

尒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
亂即說偈言

已得大財利　志足安寂滅　摧伏諸魔軍
不著於色欲　獨一而禪思　服食禪妙樂
是故不與人　周旋相習近

魔復說偈言

瞿曇若自知　安隱涅槃道　獨善無為樂
何為強化人

佛復說偈答言

非魔所制處　來問度彼岸　我則以正答
令彼得涅槃　時得不放逸　不隨魔自在

魔復說偈言

有石似凝膏　飛鳥欲来食　竟不得其味
損觜還歸空　我今亦如彼　徒勞歸天宮

魔說是已內懷憂慼心生變悔低頭伏地以指畫地魔有三女一名愛欲二名愛念三名愛樂来至波旬所而說偈言

父今何愁慼　士夫何足憂　我以愛欲繩
縛彼如調象　牽来至父前　令隨父自在

魔荅女言

彼已離恩愛　非欲所能招　已出於魔境
是故我憂愁

時魔三女身放光焰熾如雲中電来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我今歸世尊足下給侍使令尒時世尊都不顧視知如来離諸愛欲心善解脫如是第二第三說時三魔女自相謂言士夫有種種隨形愛欲今當各各變化作百種童女色作百種初嫁色作百種未產色作百種已產色作百種中年色作百種宿年色作此種種形類詣沙門瞿曇所作是言今悉歸尊足下供給使令作此議已即

作種種變化如上所說詣世尊所稽
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
今日歸尊足下供給使令尒時世尊
都不顧念如来法離諸愛欲如是再
三說已時三魔女自相謂言若未離
欲士夫見我等種種妙體心則迷乱
欲氣衝擊胷臆破裂熱血熏面然今
沙門瞿曇於我等所都不顧眄如其
如来離欲解脫得善解脫想我等今
日當復各各說偈而問復到佛前稽
首礼足退住一面愛欲天女即說偈言
獨一禪寂默　捨俗錢財寶　既捨於世利
今復何所求　若求聚落利　何不習近人
竟不習近人　終竟何所得
佛說偈答言
已得大財利　志足安寂滅　摧伏諸魔軍
不著於色欲　是故不與人　周旋相習近
愛念天女復說偈言
多修何妙禪　而度五欲流　復以何方便
度於第六海　云何修妙禪　於諸深廣欲
得度於彼岸　不為愛所持
尒時世尊說偈答言
身得止息樂　心得善解脫　無為無所作

正念不傾動　了知一切法　不起諸乱覺
愛恚睡眠覆　斯等皆已離　如是多修習
得度於五欲　亦於第六海　悉得度彼岸
如是修習禪　於諸深廣欲　悉得度彼岸
不為彼所持
時愛樂天女復說偈言
已斷除恩愛　淳厚積集欲　多生人淨信
得度於欲流　闡發明智慧　超踰死魔境
尒時世尊說偈荅言
大方便廣度　入如来法律　斯等皆已度
慧者復何憂
時三天女志願不滿還詣其父魔波
旬所時魔波旬遥見女来說偈弄之
汝等三女子　自誇說堪能　咸放身光焰
如電雲中流　至大精進所　各現其容姿
反為其所破　如風飄其綿　欲以爪破山
齒齧破鐵丸　欲以髮藕絲　旋轉於大山
和合志解脫　而望乱其心　若能縛風足
今月空中墮　以手抒大海　氣歔動雪山
和合志解脫　亦可令傾動　於深巨海中
而求安足地　如来於一切　和合志解脫
正覺大海中　求傾動亦然
時魔波旬弄三女已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欝鞞羅處尼連
禪河側大菩提樹下初成佛道天魔
波旬作是念此沙門瞿曇在欝鞞羅
住處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初成佛
道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自變身作
百種淨不淨色詣佛所佛遥見波旬
百種淨不淨色作是念惡魔波旬作
百種淨不淨色欲作嬈乱即說偈言

長夜生死中　作淨不淨色　汝何為作此
不度苦彼岸　若諸身口意　不作留難者
魔所不能教　不隨魔自在　如是知惡魔
於是自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
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欝鞞羅處尼連
禪河側菩提樹下初成正覺尒時世
尊獨一靜處專心禪思作如是念我
今解脫苦行善哉我今善解脫苦行
先修正願今已果得無上菩提時魔
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欝鞞羅
處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初成正覺
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住
於佛前而說偈言

大修苦行處　能令得清淨　而今反棄捨
於此何所求　欲於此求淨　淨亦無由得
尒時世尊作是念此魔波旬欲作嬈
乱即說偈言
知諸修苦行　皆與無義俱　終不獲其利
如弓彈有聲　戒定聞慧道　我已悉修習
得第一清淨　其淨無有上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
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婆羅婆羅門聚
落尒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婆羅
聚落乞食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
瞿曇晨朝著衣持鉢入婆羅聚落乞
食我今當往先入其舍語諸信心婆
羅門長者令沙門瞿曇空鉢而出時
魔波旬隨逐佛後作是唱言沙門沙
門都不得食耶尒時世尊作是念惡
魔波旬欲作嬈乱即說偈言
汝新於如来　獲得無量罪　汝謂呼如来
受諸苦惱耶
時魔波旬作是言瞿曇更入聚落當
令得食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正使無所有　安樂而自活　如彼光音天

常以欣悅食　正使無所有　安樂而自活
常以欣悅食　不依於有身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
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㮈國仙人
住處鹿野苑中尒時世尊告諸比丘
我已解脫人天繩索汝等亦復解脫
人天繩索汝等當行人間多所過度
多所饒益安樂人天不須伴行一一
而去我今亦往欝鞞羅住處人間遊
行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住波
羅㮈仙人住處鹿野苑中為諸聲聞
如是說法我已解脫人天繩索汝等
亦能汝等各別人間教化乃至我亦
當至欝鞞羅住處人間遊行我今當
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住於佛前
而說偈言
不脫作脫想　謂呼已解脫　為大縛所縛
我今終不放
尒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
亂即說偈言
我已脫一切　人天諸繩索　已知汝波旬
即自消滅去

長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内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時石主釋氏聚落多人疫死處處人民若男若女從四方来受持三歸其諸病人若男若女若大若小皆因来者自稱名字我某甲等歸佛歸法歸比丘僧舉村舉邑皆悉如是尒時世尊勤為聲聞說法時諸信心歸三寶者斯則皆生人天道中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於釋氏石主釋氏聚落勤為四衆說法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說偈言

何為勤說法　教化諸人民　相違不相違
不免於驅馳　以有繫縛故　而為彼說法

尒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乱即說偈言

汝夜又當知　衆生群集生　諸有智慧者
孰能不哀愍　以有哀愍故　不能不教化
哀愍諸衆生　法自應如是

惡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内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釋氏石主釋氏
聚落尒時世尊獨一靜處禪思思惟作
是念頗有作王能得不煞不教人煞
一向行法不行非法耶時魔波旬作
是念今沙門瞿曇住石主釋氏聚落
獨一禪思作是念頗有作王不煞生
不教人煞一向行法不行非法耶我
今當往為其說法化作年少往住佛
前作是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可得
作王不煞生不教人煞一向行法不
行非法世尊今可作王善逝今可作
王必得如意尒時世尊作是念惡魔
波旬欲作嬈乱而告魔言汝魔波旬
何故作是言作王世尊作王善逝可
得如意魔白佛言我面從佛聞作是
說若四如意足修習多修習已欲令
雪山王變為真金即作不異世尊今
有四如意足修習多修習令雪山王
變為真金如意不異是故我白世尊
作王世尊作王善逝可得如意佛告
波旬我都無心欲作國王云何當作
我亦無心欲令雪山王變為真金何
由而變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長

正使有真金　如雪山王者　一人得此金
亦復不知足　是故智慧者　金石同一觀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
心内懐憂慼即没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釋氏石主釋氏
聚落時有衆多比丘集供養堂為作
衣事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
住於釋氏石主釋氏聚落衆多比丘
集供養堂為作衣故我今當往為作
留難化作少壯婆羅門像作大縈髮
著鹿皮衣手執曲杖詣供養堂於衆
多比丘前默然而住須臾語諸比丘
言汝等年少出家膚白髮黒年在盛
時應受五欲莊嚴自娯如何違親背
族悲泣別離信於非家出家學道何
為捨現世樂而求他世非時之樂諸
比丘語婆羅門我不捨現世樂求他
世非時之樂乃是捨非時樂就現世
樂波旬復問云何捨非時樂就現世
樂比丘荅言如世尊說他世樂少味
多苦少利多患世尊說現世樂者離
諸熾然不待時節能自通達於此觀
察縁自覺知婆羅門是名現世樂時

婆羅門三反掉頭瘖瘂以杖築地即
沒不現
時諸比丘即生恐怖身毛皆竪此是
何等婆羅門像来此作變即詣佛所
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
等衆多比丘集供養堂為作衣故有
一盛壯婆羅門縈髮大髯来詣我所
作是言汝等年少出家如上廣說乃
至三反掉頭瘖瘂以杖築地即沒不
現我等即生恐怖身毛皆竪是何婆
羅門像来作此變佛告諸比丘此非
婆羅門是魔波旬来至汝所欲作嬈
乱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凡生諸苦惱　皆由於愛欲　知世皆釼刺
何人樂於欲　覺世間有餘　皆悉為釼刺
是故黠慧者　當勤自調伏　巨積真金聚
猶如雪山王　一人受用者　意猶不知足
是故黠慧者　當修平等觀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釋氏石主釋氏
聚落時有尊者善覺晨朝著衣持鉢
入石主釋氏聚落乞食食已還精舍

舉衣鉢洗足已持尼師壇置右肩上
入林中坐一樹下修晝正受作是念
我得善利於正法律出家學道我得
善利遭遇大師如来等正覺我得善
利得在梵行持戒脩德賢善真實衆
中我今當得賢善命終於當来世亦
當賢善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
曇住石主釋氏聚落有聲聞弟子名
曰善覺著衣持鉢如上廣說乃至賢
善命終後世亦賢我今當往為作留
難化作大身盛壯多力見者怖畏謂
其力能翻發動大地至善覺比丘所
善覺比丘遥見大身勇盛壯士即生
恐怖從坐起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
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著衣持
鉢廣說如上乃至賢善命終後世亦
賢見有大身士夫勇壯熾盛力能動
地見生恐怖心驚毛竪佛告善覺此
非大身士夫是魔波旬欲作嬈乱汝
且還去依彼樹下修前三昧動作彼
魔因斯脫苦時尊者善覺即還本處
至於晨朝著衣持鉢入石主釋氏聚
落乞食食已還精舍如上廣說乃至

良

賢善命終後世亦賢時魔波旬復作
是念此沙門瞿曇住於釋氏有弟子
名曰善覺如上廣說乃至賢善命終
後世亦賢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復化
作大身勇壯熾盛力能發地往住其
前善覺比丘復遙見之即說偈言
我正信非家 而出家學道 於佛無價寶
正念繫心住 隨汝變形色 我心不傾動
覺汝為幻化 便可從此滅
時魔波旬作是念是沙門已知我心
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㮈國仙人
住處鹿野苑中尒時世尊告諸比丘
如來聲聞作師子吼說言已知已知
不知如來聲聞於何等法已知已知
故作師子吼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
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時天魔波旬
作是念沙門瞿曇住波羅㮈國仙人
住處鹿野苑中為諸聲聞說法乃至
已知四聖諦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化
作年少住於佛前而說偈言
何於大衆中 無畏師子吼 謂呼無有敵
陛調伏一切

尒時世尊作是念悪魔波旬欲作嬈
乱即說偈言
如来於一切 甚深正法律 方便師子吼
於法無所畏 若有智慧者 何故自憂怖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
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多衆踐
蹈曠野中與五百比丘衆俱而為說
法以五百鉢置於中庭尒時世尊為
五百比丘說五受陰生滅之法時魔
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多
衆踐蹈曠野中與五百比丘俱乃至
說五受陰是生滅法我今當往為作
留難化作大牛往詣佛所入彼五百
鉢間諸比丘即驅莫令壞鉢尒時世
尊告諸比丘此非是牛是魔波旬欲
作嬈乱即說偈言
色受想行識 非我及我所 若知真實義
於彼無所著 心無所著法 超出色結縛
了達一切處 不住魔境界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多衆踐

蹈曠野中與六百比丘衆俱為諸比
丘說六觸入處集六觸集六觸滅時
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王舍
城多衆踐蹈曠野為六百比丘說六
觸入處是集法是滅法我今當往為
作留難化作壯士大身勇威力能動地
来詣佛所彼諸比丘遥見壯士身大
勇威見生怖畏身毛皆竪共相謂言
彼為何等形狀可畏尒時世尊告諸
比丘此是惡魔欲作嬈乱尒時世尊
即說偈言

色聲香味觸　及第六諸法　愛念適可意
世間唯有此　此是最惡貪　能繫著凡夫
超越斯等者　是佛聖弟子　度於魔境界
如日無雲翳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
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九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九　第二十八張　川

長